五種遺規

在官法戒錄卷之二

桂林陳宏謀榕門編輯
崑山葛正笏搢書
長洲張鳳孫少儀 同訂
臨川李安民書臣 參校

法錄上

蕭何。沛人。以文毋害。用文法公平也。能為沛主吏。猶郡掾。高祖為布衣時。數以吏事護高祖。及高祖為沛公。何嘗為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阸塞。戶口多少。强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沛公為漢王。何為丞相。進韓信東定三秦。

何收巴蜀。塡（鎮音）撫諭告。使給軍食。漢王數失軍。何常興關中卒補缺。上以此專任何關中事。漢王即皇帝位。以何功最盛。封酇侯。食邑八千戶。位次第一。封何父母兄弟十餘人。皆食邑。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為家不治垣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諡文終侯。漢書

沛公至咸陽。何不取金帛財物。而獨收律令圖書。當時似近于不急之務。迨後沛公得因此具知阨塞戶口强弱及民疾苦。以此見何為吏掾時。已具宰輔器識。視爭取金帛財物。何啻天淵耶。至由刀筆吏而至相位。極人臣。富貴顯榮。而置宅必于窮僻。訓後惟在節儉。尤非富貴中人也。

曹參。沛人。秦時為獄掾。主獄之吏。從高祖定天下。戰功最多。賜爵列侯。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世世勿絕。孝

惠時。為齊相。用蓋公（齊人。賢）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相齊九年。國內安集。蕭何薨。召入為宰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擇郡國吏。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即除為丞相史。吏文言刻深。欲務聲名。輒斥去之。卒謚懿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顜（音講直也。和也。）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同上）

凡為獄掾無不以警巧深刻為能者也。參由獄掾為丞相。擇吏惟取木訥謹厚而斥深刻務名之人。則其為獄掾尚謹厚而惡深文已可概見。宜乎蕭何為相。能使海內治安也。自秦燔書坑儒之後學者以吏為師。一時才智并託其中。洎漢興。蕭曹輩佐之。開兩京之盛治。可見負傑出之姿者。隨其所處。皆有建立。可以表見也。

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郯人。其父于公。為縣獄史。（獄史。掾者佐）

也。郡決曹。〔主斷獄者〕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為之立生祠。號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少寡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恐久累少壯。自經死。姑女告婦殺姑。吏驗治。〔拷問也〕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爭之不能得。乃抱其獄具。哭于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斷之。咎倘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祭孝婦冢。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定國少學法于父。亦為獄史郡決曹。補廷尉史。以材高。累遷光祿大夫。超為廷尉。定國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為人謙恭。尤重經術士。雖卑賤

定國皆與鈞禮恩敬甚備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為廷尉十八歲後為丞相封西平侯年七十餘薨謚曰安侯始定國父于公其門閭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子永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同上

父子相繼為獄吏稍有以刻為能之心其積惡流毒豈有紀極今觀于公父子自為掾以及居官乎反矜疑慈祥藹吉之氣萃于一門遂致封侯傳世若操左券焉孰謂刑獄非積德行善之地耶

石奮溫人年十五為小吏高祖擊項籍過河內與奮

語愛其恭敬。以為中涓。官名積功勞官至大中大夫。恭謹無與為比。為太子太傅。列九卿。子四人。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景帝號奮為萬石君。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於家。歲時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御馬。必軾憑軾致敬。焉。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誚讓。譴責也為便坐。對案不食。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於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子慶為丞相。封

侯諸于孫為小吏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同

萬石君為小吏別無他長惟一生恭謹并以此訓議後今事一門福祿之盛吏之天資謹愿者但能循循禮法不敢倚勢作奸即是有用受福之器。縱不能致位通顯而保守身家有餘矣。

公孫弘菑川人。少時為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初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免歸。後復徵賢良文學上策詔諸儒擢弘為第一。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上察其行慎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大說之。一歲中至左內史。數年遷御史大夫。為丞相。封平津侯。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脫粟

飯。（飯之不精鑿者。）故入賓客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年八十。終相位。（同上）

（吏胥稍稍得志。便睥睨士類。食肥衣輕。務為驕奢。平津侯自錄吏至丞相。年已垂暮。獨能開閣招賢。以俸祿給故人賓客。而身自脫粟布被。依然寒素之風。可謂難矣。）

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少為郡吏州從事。廉潔通敏。下士。舉茂材為令。治行尤異。守京兆尹。新豐杜建為京兆掾。素豪俠。賓客為姦利。廣漢先風告之。不改。于是收案致法。中貴人豪長者為請。終無所聽。京師稱之。遷潁川太守。姦黨散落。風俗大改。壹切治理威名流聞匈奴。廣漢以和顏接士。其遇待吏。慇勤甚備。推功善歸之于下。發于至誠。吏皆輸寫心腹。無所

隱匿。咸願為用。其或負者。輒先聞知。風諭不改。乃收捕之。無所逃。為人强力。天性精于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京兆政清。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莫能及。

同上

為小吏時。即以廉潔通敏下士見稱。可知後之樹容養有所本。非徒恃智術為鈎距也。

尹翁歸字子兄。音況 河東平陽人。少孤。為獄小吏。曉習文法。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鬬。吏不能禁。及翁歸為市吏。積案市肆者。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餽。百賈畏之。後去官歸家。田延年為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名故吏五六十人。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

對曰。翁歸文武兼備。惟所施設。延年奇之。除補卒史。案事發奸。窮究事情。延年自以不能及。舉廉。歷守郡中。所居治理。拜東海太守。治明察。吏民賢不肖。及奸邪罪名。盡知之。収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改行自新。以高第入守右扶風。選用廉平吏。罰在必行。緩于小弱。急于豪彊。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為三輔最。捕盜考成為三輔中第一也。在公卿間。潔清自守。語不及私。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病卒。家無餘財。天子賢之。賜其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祠。三子皆為郡守。少子岑歷位九卿。至後將軍。同上

惟能公廉不受餽。故以市吏之微。而不畏大將軍赫赫之勢也。及身為公卿。而潔清如故。家無餘財。

終始一節豈非其砥礪者有素哉。

黃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少學律令。喜為吏。武帝末察廉為河南太守丞。為人明察內敏。又習文法。然溫良有讓。知善御衆。為丞。處議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宣帝聞霸持法平。召以為廷尉正。廷尉屬官後擢為潁川太守。時上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霸為選擇良吏。分部宣布令。民咸知上意。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細碎之務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安全。治道去其太甚。外寬內明。得吏民心。盜賊日少。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天子下詔稱揚。賜爵關內侯。後為

丞相，封建成侯，甍，謚曰定侯。同上

吏胥生長里巷。執事官衙。于民間之情偽。官司之舉措。孰為相宜。孰為不宜。熟不周知。他日見諸施為。當更有條而有理。如黃公之治潁川。初若煩碎而能推行無礙。其平素之講求于民生利弊者至矣。

文翁，廬江舒人，少為郡縣吏，好學，通春秋，察舉，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成就歸。文翁以為右職。用次察舉。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舉學官。即學宮。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如今之生員。為除更繇。縣役。高者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吏民榮之。由是大化。文翁

終於蜀。吏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絶。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同上

漢初。天下未有學校。文翁首先創舉。尊以人材為務。故為千古循良之冠。遂方小吏。學成宦顯。為風氣所自開。洵乎無人而不可造就也。

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為桐鄉嗇夫。主一鄉賦役。廉平不苛。以愛人利物為行。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民愛敬焉。遷補太守卒史。舉賢良為北海太守。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為人惇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朝廷敬焉。身為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共九族鄉黨。家無餘財。神爵元年卒。天子賜邑子黃金百斤奉祭祀。初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

故為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祭祀）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共為邑起塚立祠。歲時祭祀不絕。同上

嗇夫之于一鄉。其視之不啻一家。故愛澤深長。始終戀戀不置。而一鄉之民亦思念之如祖父也。吏胥以本地人。嘗本地事。所與交關。着非其親友。即係鄉黨。果能存心惠濟。與人方便。不貪財而忘義。不恃勢以作奸。誰不感服。即或好惡之口不齊。而公道在人。斷不至畏如狼虎。人入欲得而甘心也。

令狐茂為壺閭三老。掌一鄉教化。武帝太子據作亂兵敗亡。不得。上怒甚。群下憂懼不知所出。茂上書曰。太子為江充隔塞。充以巫蠱事誣陷太子。進不得見上。退則困於邪臣。冤結而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陛下不省

察深過太子。發威怒舉大兵而求之。智者不敢言辨士不敢說。臣竊痛之。書奏。天子感悟。同上

最難犯者。雷霆之威。最難明者。骨月之釁。茂以草芽疎賤。而能言人之所不能言。感悟天子。惟其理明而氣壯也。吏當官府威怒之下。每每不顧是非。阿順意指。陰持兩端。愧此多矣。

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家世微賤。方進年十二三失父。孤學。給事太守府為小史。遲頓同鈍不及事。數為掾史所詈辱。方進自傷。乃從汝南蔡父相問已能所宜。蔡父奇其形貌。謂曰。小史有封侯骨。當以經術進。努力為諸生學問。方進讀經受春秋。積十餘年。經學明習。以甲科為郎。舉明經。居官不煩苛。所至甚有威名。後為丞相。封高陵侯。請託不行。知能有餘。兼通

文法。號為通明相。同上

小吏封侯。雖骨相天生。亦由立志不凡。能刻苦自勵耳。當其少年遲頓。為人詈辱時。大有動心忍性之益。故為小吏而不足者。為丞相而有餘也。

魏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少為郡卒史。舉賢良為令。遷揚州刺史。考案郡國守相。多所貶退。宣帝即位。遷御史大夫。大將軍霍光薨。諸霍擅權專恣。相奏封事謂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未幾為丞相。封高平侯。霍氏伏誅。宣帝始親萬機。厲精為治。練群臣。核名實。而相總領眾職甚稱上意。數條漢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常敕掾史案事郡國

四方或有逆賊風雨災變。輒奏言之。與丙吉同心輔政。上皆重之。視事九歲薨。諡曰憲侯。同上

西漢中興名相。首推魏丙。二人皆小吏出身。協力同心。寬嚴並濟。具千古盛事也。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治律令。為魯獄吏。積功勞稍遷至廷尉右監。武帝末。巫蠱事起。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獄。吉見而憐之。擇謹厚女徒。令保養曾孫。置閒燥處。武帝因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遣使者分條處分。中都官詔獄中都官詔獄在京師有二十六所。繫者。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吉閉門拒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况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武帝聞之。悟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

郡邸獄繫者。賴吉得生。曾孫病。吉數。敕保養乳母加致醫藥。以私財物給其衣食。昭帝崩無嗣。昌邑王以淫亂廢。吉奏記大將軍霍光。立皇曾孫。是為宣帝。賜吉爵關内侯。吉深厚不伐善。絕口不言前恩。後因掖庭宮婢則。名則。自陳甞有阿保之功。引吉為證。上始知吉有舊恩。而吉終不言。上大賢之。封為博陵侯。邑千三百戶。後代魏相為丞相。尚寬大。好禮讓。務掩過揚善。為政能知大體。及病篤。薦杜延年。于定國。陳萬年三人自代。後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為知人。同上

丙丞相之保護皇曾孫。可謂委曲周至矣。要止行其心之不忍。期其義之所安。非逆料其後之得為天子。而冀倖非分之福也。凡在公門。不論何等人。苟有負屈難伸。皆當為之剖白保護。方是真心為

善。天亦未有不厚報之者。

丞相丙吉馭吏馭車者。嗜酒。嘗醉嘔丞相車上。主吏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何所容。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遂不去也。此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警備事。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貯緊急文書者。馳至。馭吏因隨至公車刺取。探聽也。知虜入雲中代郡。遽歸府見吉曰。恐虜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善其言。召東曹主二千石長吏遷陞案邊長吏。科條其人。未已。詔召丞相御史。問以虜所入郡吏。吉具對。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以得譴讓。而吉見謂憂邊思職。馭吏力也。吉乃歎曰。士無不可容。能各

有所長，向使丞相不先聞馭吏言，何見勞勉之有。上同

此馭吏大有心胸人。若以為酒徒而斥之，彼雖欲上自效無由也。官之待吏者，勿以小過輕棄人，而吏之有過獲免者，益當厚自奮勵，盡心公事，圖報恩遇，則兩得之矣。

張敞，字子高，平陽人。從杜陵，以鄉有秩嗇夫之類補太守卒史，察廉為甘泉倉長，稍遷太僕丞。昌邑王淫亂，敞切諫，顯名，擢為豫州刺史，復徙為山陽太守。渤海膠東盜賊並起，天子徵敞，拜膠東相，賜黃金三十斤。敞明設購賞，開群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吏民翕然國中遂平。詔守京兆尹。召見偷盜酋長數人，貰貸也其罪，把其宿負所犯贓証，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

召諸府恐諸偷驚駭願一一切受署敝皆以為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赤色）汙其衣裾吏坐里閭閲出者汙赭輒收縛之盡行法罰枹鼓稀鳴市無偷盜後為冀州刺史治盜賊亦有名（同上）

為鄉官為卒史手察吏捕賊情事講求有素故由刺史以至為相皆以明賞罰嚴追捕為首務卒能使羣吏效命盜賊屏息此種經濟謂其得力於卒史也可

東郡門卒（守門者）本諸生聞太守韓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護從之人）一人後至敕功曹（主選署功勞者）議罰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毋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且明府早駕

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出走謁。適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無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與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遂待用之。

同上

有才而無以自達。雖誑罪與隸不以為辱。吏胥日在官長之前。尚有一長。無不刮目相待者。故曰不患莫已知。求為可知也。門吏以敬父為急。而不進後至之罰。足徵其篤於倫理。知所重輕。韓公安得不肅然起敬乎。

王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少孤。諸父使牧羊澤中。尊竊學問。能史書。年十三。求為獄小吏。數歲。給事太守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太守奇之。除補書佐。治文書者。稱病去。事師。治尚書論語。略通大義。復為郡決曹史。

察廉為美陽令。以高第擢安定太守。五官掾署諸曹事。張輔殺猾不道姦贓百萬。尊執輔繫獄。威震郡中。盜賊分散。遷益州刺史。居部二歲。蠻夷歸附其恩信。為司隸校尉。劾奏石顯宦官專權擅勢。左遷。尋為東郡太守。會河水盛溢。老弱奔走。尊躬率吏民。沉白馬祀神。請以身塞金隄。因止宿隄上。吏民數千萬人。叩頭救止。尊終不肯去。及隄壞。尊立不動。而水波稍卻迴還。漸退也。三老奏其狀。詔賜黃金二十斤。秩中二千石。數歲卒官。吏民祀之。同上

忠勇之節。根於天性。西漢第一流人物也。向時之為救賢小吏。正所以勵其志而老其材耳。

孫寶字子嚴。潁川鄢陵人。以明經為郡吏。御史大夫

張忠辟寶為屬欲令授子經寶自劾去忠固還之後署寶主簿錄門下事者寶徙入舍祭竈請比隣忠怪之使所親問寶寶曰高士不為主簿而大夫君以寶為可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詘身詘何傷忠聞之甚慙薦寶經明質直宜備近臣為議郎遷諫大夫廣漢群盜起選為益州刺史寶親入山谷諭告群盜皆悔過自出遣歸田里自劾矯制免後益州蠻夷犯法上以寶名著西州拜為廣漢太守蠻夷安輯吏民稱之平帝時為大司農會越巂郡黃龍遊江中太師孔光等咸稱王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寶曰周公上聖召

公大賢尚有不相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今風雨未時。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群臣同聲。得無非其美者。時大臣皆失色。坐事免。終於家。建武中錄舊德臣。以寶孫伉為諸名縣長。同上

卻師傅之尊。而甘居主簿之卑。以身可詘而道不可詘也。及觀其立朝大節。侃直不阿。非以道自尊者不能。誰謂掾曹中無氣節哉。

侯文。京兆故吏。剛直不苟合。孫寶為京兆尹。以恩禮請文。文求受署為掾。進見如賓禮。數月。以立秋日署文東部督郵。分督所部者。入見。勅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掾部渠有其人乎。文仰曰。無其人。不敢空受職。寶曰。誰也。文曰。霸陵杜稚季。

寶曰。其次文曰。豺狼橫道。不宜復問狐狸。寶默然。稱季者。大俠。與衛尉淳于長等厚善。時淳于長方貴幸。與寶友善。以稱季託寶。文知其故。因曰。明府素著威名。今不敢取稱季。當且闔閤勿有所問。如此竟歲。吏民未敢誣明府也。即度（倉也。）稱季而譴他事。衆口讙譁。終身自墮。寶曰。受教。稱季聞知。杜門不通水火。穿舍後牆爲小戶。但持鉏自治園。因文所厚。自陳如此。文曰。我與稱季幸同土壤。素無睚眥。顧受將命。分當相直。誠能自改。嚴將不治前事。即不更心。但更門戶。適趣禍耳。稱季遂不敢犯法。（上同）

稱季豪俠之勢。足以傾動一切貴而於一掾吏。畏憚若此。不敢犯法。惟文之立身嚴正。有以奪其氣而

服其心也，不然，鮮有不為其所用者矣。

路溫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父為里監門。監城門者。使溫舒牧羊。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為牒。編用寫書。稍習善。求為獄小吏。因學律令。轉為獄史。縣中疑事皆問焉。太守行縣見而異之。署決曹史。又受春秋通大義。舉孝廉為山邑丞。宣帝初即位。溫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上善其言。久之遷臨淮太守。治有異迹。卒於官。子及孫皆至牧守。同上

以讀書習善之人。而求為獄小吏。其立心必有所在、所謂公門好修行也。觀其尚德緩刑書。言獄史所之條剴因人之苦楚曲折詳盡。皆其為小吏時所身經而目擊痛心而疾首者。以此為獄吏之照膺鏡可也。

王訢濟南人。以郡縣吏。積功稍遷爲令。暴勝之薦於朝。徵爲右輔都尉守右扶風。武帝數出幸安定北地。過扶風。見宮館馳道修治。嘉之。駐車拜爲眞。昭帝時爲丞相。封宜春侯。同上

訢由郡縣吏。積功至縣令。暴薦於朝爲都尉。必其廉能有卓卓可紀者。宮館道路之修治。特其經理地方之顯著者耳。

朱博字子元。京兆杜陵人。家貧好客。少時給事縣庭。稍遷爲功曹。伉俠好交。隨從士大夫。不避風雨。友陳咸。爲御史中丞。坐漏泄省中語下獄。博去吏。間步至廷尉中。候伺咸。掠治困篤。博詐爲醫入獄。得見咸。具知其所坐罪。博出獄。又變姓名爲咸驗治。數百。[illegible]質證。

致受賕也。榜卒免咸死罪。咸得論出。而博以此顯名。後咸為大將軍長史。舉博為令。累遷琅邪太守。入守左馮翊。召見功曹。閉閤與筆札。使自記積受。取一錢以上。無得有所匿。欺謾半言。斷頭矣。功曹惶怖。具自疏姦贓。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乃令就席受敕自改而已。投刀使削所記。遣出就職。功曹後常戰慄不敢蹉跌。博遂成就之。還為大司農。後為丞相。封陽鄉侯。

同上

胥疑惟利是視。同儕喜相排擠。鮮能致朋友之誼。不避患難。挺身相救者。博之行事。雖近于俠。而緩急足恃。肝膽照人。實可矯偷薄而敦古誼也。

薛宣字贛君。東海郯人。少為廷尉書佐都船獄吏。都船

獄。執金吾所屬。後以大司農斗食屬。掌錢穀出納者。補不其音基地名。丞。琅邪太守趙貢見宣甚悅其能。令妻子與相見。戒曰。贛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察宣廉。遷都尉丞。舉茂才為令。以明習文法。補御史中丞。甚知名。出為臨淮太守。徙陳留。入守左馮翊。所至稱治。宣為政。賞罰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條教可紀。多仁恕愛利。嘗因至日休吏。節日休假也。賊曹掾主盜賊者。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蓋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由來久。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眾。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一笑相樂。扶慙愧。官屬善之。郡中清靜。遷御史大夫。數月為丞相。封高

陽侯。署趙貢兩子為丞相史。同上

觀教掾之言。知薛君未遇時。作事必和而能通。不以異衆為能矣。太守賞識于風塵之中。決其必為丞相。甚不違道以干譽。不矯情以立異。正是宰臣氣度也。

王吉字子陽。琅邪皐虞人。少好學明經。以郡吏舉孝廉為郎。後為昌邑中尉。王好游獵驅馳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爭甚得輔弼之義。昭帝崩亡嗣。霍光迎昌邑王。吉即奏書戒王。謂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政事一聽大將軍。霍光。未幾。王以淫亂廢。昌邑群臣皆坐。坐罪。吉以忠直數諫正。得減死。起家為益州刺史。徵為博士諫大夫。是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而宣帝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謂宜謹選

左右留擇所使。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又言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驁。不通古今。亡益於民。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吉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取舍同也。子駿為御史大夫。孫崇為大司空。封扶平侯。同上

子陽忠言讜論。切中當時之弊。儒而不迂。吏而不俗。經術吏治。可謂兼之矣。

何武字君公。蜀郡郫縣人。兄弟五人。皆為郡吏。郡縣敬憚之。武弟顯家有市籍。租常不入。縣數負其課。市嗇夫求商。嗇夫姓名。捕辱顯家。顯怒。欲以吏事中商。武曰。以吾家租賦繇役。不為眾先。奉公吏不亦宜乎。武

卒白太守名商為卒史。州里聞之皆服焉。舉賢良方正。拜為諫大夫。遷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免之而已。不服。極法奏之。抵罪或至死。九江太守戴聖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為博士。毀武於朝。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為群盜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聖慙服。武行部必先即學宮見諸生。試其誦論。問以得失。然後入傳舍。出記。問墾田頃畝。五穀美惡。已乃見二千石。以為常。後為大司空。封氾鄉侯。食邑千戶。武為人仁厚。好進士。獎人之善。然疾朋黨。問文吏必于儒者。問

儒者必於文吏。以相參檢。欲除吏。先為科例。以防請託。其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同上

兄弟五人為吏。倚恃聲勢。以負租而有餘。赳身夫之督催。欲以事中傷之。姦蠹行徑。往往如此。武獨能平心引咎。反怨為德。其器量固已不同。異日之平恕含容。獎進善類。為名公卿。始基于此。藉非武也。何氏一門五吏。積惡可以減身尚里。其疊膺顯秩哉。

何並字子廉。平陵人。為郡吏。至大司空掾。事何武。武高其志節。舉能治劇。為長陵令。道不拾遺。遷隴西太守。旋徙潁川。是時潁川鍾元為尚書令。領廷尉。用事有權。弟威為郡掾。贓千金。並使吏格殺之。陽翟輕俠趙季李顯多畜賓客。以氣力漁食閭里。至姦人婦女持吏長短。從橫郡中。聞並且至。皆亡去。並收吏往捕

之皆縣頭於市。郡中清靜表善好士見紀潁川。名次黃霸。性清廉妻子不至官舍。數年卒子恢為關都尉。建武中以並孫為郎。同上

(取吏威嚴若此。自為掾史時必能謹身飭法不肯輕受一錢。何司空之高其志節不虛也。)

鮑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好學明經為縣鄉嗇夫。後為都尉。太守功曹。舉孝廉為郎。病去官。復為州從事。(隨刺史出巡者。)大司空何武。除宣為西曹掾。(主府史署用者。)甚敬重焉。薦為諫大夫。宣居位。常上書諫爭。其言少文多實。董賢貴幸宣因日蝕上書。言董賢本無葭莩之親。但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無度。竭盡府藏。又使使者將作治第。上冢有會。輒太官為供。不合天意。宜免遣就

國以視天下上感異拜為司隸。同上

由嗇夫而為功曹由功曹而為從事由從事而為西曹掾其沉淪于下吏者久矣苟得一官宜瞻顧之唯恐不周回護之唯恐不服乃敢批逆鱗劾權倖此豈利祿中人所能及哉

龔勝字君賓楚人為郡吏舉茂材為令哀帝時徵為諫大夫數上書言百姓貧盜賊多吏不良風俗薄災異數見不可不憂制度太奢刑罰太深賦斂太重宜以儉約先下累遷光祿大夫王莽秉政勝謝病歸莽既篡國遣使奉安車駟馬迎勝勝知辭不見聽因預敕棺斂葬事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同上

楊子雲文章絕世不免莽大夫之譏龔生志行潔清守死善道求之儒林不可多得豈知郡吏中竟有是人耶

焦延壽字贛。梁人。少貧賤。治易。以好學得幸梁王。王供其資用。令極意學。既成。為郡史。察舉補小黄令。以候伺先知姦邪。盜賊不得發。愛養吏民。化行縣中。舉最當遷。三老官屬上書願留贛。有詔許增秩留。卒於小黄。同上

人但知焦贛為治易名家。有功經學。不知其惠政在民。竟同古之遺愛也。可見讀書習吏。相需為用。有志者可以勉矣。

樓護字君卿。齊人。父世醫也。護辭其父。學經傳。為京兆吏。數年。甚得名譽。為王氏五侯上客。擢為天水太守。復以薦為廣漢太守。後封息鄉侯。列為九卿。初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嫗老婦稱呂

公妻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其妻子曰呂公以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護卒子嗣其爵同上

樓君卿舍醫為吏說諸侯門乃馳逐將氣者也獨其厚遇故人始終無倦可以為法故錄之

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初為郡功曹太守耿況甚重之王莽敗更始光武族兄聖公先立為帝改年更始使使者狥郡國收況印綬恂勒兵入見使者就請之曰耿府君在上谷久為吏人所親令易之得賢則造次未安不賢則祇生亂為使君計莫若復之以安百姓使者不應恂叱左右取印綬帶況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詔之恂復與門下掾共說況歸光武拜恂為偏將軍佐光武定

天下。為潁川汝南太守。盜賊清淨。遷為執金吾。官名。後潁川盜起。從車駕南征。潁川百姓遮道請曰。願復借寇君一年。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時人歸其長者。卒。謚威侯。後漢書

按光武中興。與恂同時佐命者。尚有馮異。賈復。起郡縣掾。吳漢。傅俊。起亭長。蓋延。起州從事。臧宮。起游徼。銚期。起賊曹掾。王霸。起郡決曹掾。任光。起嗇夫。陳俊。祭遵。馬成。堅鐔。起郡縣吏。後皆圖畫雲臺。即世所稱二十八將者也。景運天開。篤生名世。而小吏胥且若其大半。人才豈可以流品限耶。

杜詩字公君。河內汲人。少有才能。仕郡功曹。有公平稱。更始時。辟大司馬府。建武元年。歲中三遷為侍御史。安集洛陽。時將軍蕭廣。放縱兵士。暴橫民間。詩勑曉不改。遂格殺廣。還以狀聞。世祖賜以棨戟。復使之

河東誅降逆賊。累遷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善於計畧。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爲農器。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前漢循吏。故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視事七年。政化大行。同上

從來公門中最多不平之事。蓋止知有己。而不知有人。止知有利。而不知有義。遂使是非倒置。曲直不分。人之含冤負屈者。不知凡幾。官衙無公道。鄉里豈復有風俗耶。杜君仕郡功曹。獨以公平見稱。其必無自私自利之心可知矣。後治南陽而政化清平。人歆采母。皆由此公平一念推之者也。

索盧放字君陽。東郡人。署郡門下掾。更始時使者督行郡國。太守有事當斬。放前言曰。今天下所以苦毒王氏。歸心皇漢者。實以聖政寬仁故也。而傳車所過。

未聞恩澤。太守受誅。恐天下惶懼。各生疑變。夫使功者不如使過。願以身代太守之命。遂前就斬。使者義而赦之。由是顯名。徵為洛陽令。政有能名。以病乞身。從諫議大夫。數納忠言。後以疾去。建武末復徵不起。光武使人輿之。見於南宮雲臺。賜穀二千斛。遣歸。除子為太子中庶子。卒於家。同上

當更始時。天下大亂。使者假虎狼之威。馮陵郡國。有非情理所能諭者。索君以門下掾。奮不顧身。救太守于刀鋸之下。何其壯也。及世宇清明。一為縣令。堅卧不起。淡然于功名爵祿之闕。高致尤不可及耶。

鮑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為郡功曹。少有志操。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永即出之。王莽以永父宣

不附己欲滅其子孫。都尉承望風旨欲害永。太守苟諫擁護召以為吏常置府中。永因數為諫陳興復漢室翦滅篡逆之策。諫每戒永曰。君長幾事不密禍倚人門。永感其言。及諫卒自送喪歸扶風。太守趙興復署永功曹。時有矯稱侍中止傳舍者。興欲駕往謁之。永疑其詐。諫不聽。乃拔佩刀截馬當匈而止。後數日。詔書果下捕矯稱者。永由是知名。舉秀才不應。更始二年。徵再還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有功。畧封關內侯。為司隸校尉。行縣。至扶風。椎牛上苟諫冢。殺牛以祭墓。厚報其德也。子昱復為司隸。同上

書悉雖竄匿之餘。而惓惓以興復漢室翦滅篡逆為念。不愧忠臣之子矣。追功定名。其身為列侯。三

世司隸。信乎忠考之貽澤長也。

馮勤字偉伯。繁陽人。八歲善計。算術也為太守銚期功曹。有高能稱。薦於光武。除為郎中。給事尚書。圖議軍糧。在事精勤。每引進。帝輒顧謂左右曰。佳乎吏也。使典諸侯封事。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服焉。自是封爵之制。非勤不定。帝益以為能。尚書眾事。皆令總錄之。以勤勞賜爵關內侯。遷司徒。同上

刑名錢穀。均為吏胥所事。刑名出入。動關身命。作福易。作禍尤易。故集中所載法戒。刑名之吏為多。然錢穀之吏。雖止司書算。其中亦關國計民生。吏能下不欺民。上不侵官。以不取為與。行不費之惠。若夫吏能持籌計。弭患未然。使百廢具興。一勞永逸。不更善乎。自古及今。凡體國經野。發政施仁

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博洽多聞。時稱通儒。初為郡吏。隗囂聞林志節。欲用之。林終不屈。光武徵拜侍御史。引見。問以經書故舊及西州事。甚悅之。賞賜加厚。建武中。群臣請復肉刑。林奏以為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不肯多殘害也。宜如舊制。不合翻移。帝從之。後為大司空。薨。帝親自臨喪送葬。同上

杜君以郡吏而博洽多聞。隗囂欲用之。終不為[illegible]可謂有識有守者矣。而刑一奏。議論正大。下[illegible]

之事來當不從胥吏擇肩中來也。馮勤之善計算能使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不相踰越。由是爵賞均平。諸侯悅服。上無偏粘之譯。下無厭望。以之心所稗于國家者甚大。其賜侯爵遷司德。以報厥功也。要其一生所得力。不外在事精勤。則凡所措注。絲細不遺。勤則不畏煩難。始終無懈。而情勤二字。又須從公字來。顧錢穀之吏。毋級日前之小利。而忘久遠之良圖。此

易。郡吏中有此通儒。宜其畢被超擢。多所建立也。

虞延字子大。陳留東昏人。少為戶牖亭長。時王莽貴人魏氏賓客放縱。延率吏卒突入其家捕之。以此見怨。故位不升。王莽末天下大亂。延常嬰甲胄。擁衛親族。捍禦鈔盜。賴其全者甚衆。太守富宗聞延名。召署功曹。宗性奢靡。車服器物。多不中節。延諫曰。昔晏嬰輔齊。鹿裘不完。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以約失之者鮮矣。宗不悅。延即辭退。有頃。宗果以侈縱被誅。臨刑攬涕而歎曰。恨不用功曹虞延之諫。為洛陽令。外戚斂手。莫敢犯法。遷南陽太守。後徵為太尉。遷司徒。歷位二府。十餘年。同上

以新莽滔天之勢而一亭長敢攖其鋒雖賁育之勇不是過矣至其權衡親務必盡其力規諫太守務叢其心又何其忠且仁也其為余而使强威奉法則亦無忘事長功書時之素志耳延議下吏中人誅也哉

虞經武平人。為郡獄吏。案法平允。務存寬恕。每冬月上其狀恒流涕隨之。嘗稱曰。東海于公高為里門而其子定國卒於丞相。吾決獄六十年矣。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必不為九卿邪。故字孫詡曰升卿。詡立功名仕至司隸校尉。同止

為善之報千古不爽。而公門中陰德[illegible]應尤神。集公以于公自比。而決其後之必高。苟有計功之心正以默證其平生也。孫遂成盛高顯。果若操券而得為善者不當益塋真願力乎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介然義行。久官不達。

建武初。為京兆市掾。每見詔書曰。此聖主也。吾行且遇時。眾皆笑之。補淮陽國醫工長。從王朝京師。得見帝。問政事稱旨。拜會稽太守。禁淫祀屠牛。身自斬芻飼馬。妻躬執爨。每受俸裁留一月糧。餘悉賤貿與民之貧困者。後守蜀郡。吏有鮮車怒馬者。皆罷遣。更選孤貧志行之人任之。蜀政清平。所任吏多至九卿。事肅宗為司空。在位以貞白稱。雖天性峭直。然疾俗吏苛刻。論議常依寬厚。奉公盡節。壽八十餘。子頡。曾孫种。皆居官。世稱廉直焉。同上

市掾。主市肆之貿易者也。方販夫賈豎之為伍。而慨然有用世之志。其自負固已不凡矣。觀其見詔書而自喜。已有不容已于斯世斯民之念。至其天性峭直。而又疾俗吏苛刻。議論常依寬厚。則深識

為政之大體者也。

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署議曹掾，守姑臧長。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事母孝謹，奉養極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力行清潔。治貴仁平。被召單車就路，吏民及羌胡更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舉縣蒙恩，如何今去不報其德。遂相賦斂牛馬器物千萬以上，追送數百里。奮謝之，一無所受。為武都太守，舉郡莫不改操。為政明斷，甄善疾非，見有美德，愛之如親，其無行者，忿之若讐。郡中稱為清平。同上

贓吏之不顧行檢，多為妻子所累。孔君能躬率妻子同甘菜茹，所以得全其清節也。否則所需既奢，所求無饜，未有不以賄敗者矣。以儉養廉之說，不但官長依贓之良規，亦吏胥保身之要道也。

應奉字世叔。汝南人。少聰明。為郡決曹史。行部四十二縣。錄囚徒數百千人。及還。太守備問之。奉口說罪繫姓名。坐狀輕重。無所遺脫。時人奇之。為武陵太守。慰納叛蠻。興學校。舉側陋。政稱蠻俗。遷司隸校尉。糾舉姦違。不避貴戚。著漢書後序。多所述載。同上

口說數百千人姓名罪狀。無一遺脫。以此聰明。體察獄情。何情不得。觀其後慰納叛蠻。興學校。舉側陋。足知其聰明而不苛刻。誠哉。為一代名儒也。豈可以郡吏少之。

朱暉字文季。南陽宛人。為郡吏。太守阮況嘗欲市暉婢。暉不從。及況卒。暉乃厚贈送其家。人或譏焉。暉曰。前阮府君有求於我。所以不敢聞命。誠恐以財貨污君。今而相送。明吾非有愛也。東平王蒼聞而辟之。正

月朔旦蒼當入賀故事少府給璧是時帝舅陰就為府卿貴傲不奉法蒼坐朝堂漏且盡求璧不可得暉望見少府持璧即往紿音殆欺也之曰我數聞璧而未嘗見請試觀之主簿以授暉暉顧召令史奉之奉于蒼主簿大驚遽以白就就曰朱掾義士勿復求更以他璧朝蒼既罷召暉謂曰屬者掾自視孰與藺相如帝聞壯之以暉為衛士令再遷臨淮太守吏人為之歌曰彊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人懷其惠後遷為尚書令以老病乞身拜騎都尉同上

官長無所下于吏尚百計逢迎中之以慾以為固寵營私之地今太守欲市暉婢而暉竟不從恐污官長名節真能自守以正而又發人以德者也奪璧之舉總躪相如南陽之歌希風召信豈不偉哉

一豪傑士哉。

鄭弘字巨君。山陰人。少為鄉嗇夫。太守第五倫行春（太守常以春行縣。勸農賑乏。）見而奇之。名署督郵。舉孝廉。弘師同郡河東太守焦貺。楚王英謀反發覺。以疏（背也。）引貺。貺被收。於道亡沒。妻子閉繫詔獄。掠考連年。諸生故人懼相連。及皆改變名姓。以逃其禍。弘獨髡頭負鈇鑕詣闕上章。為貺訟罪。顯宗覺悟。即赦其家屬。弘躬送貺喪及妻子還鄉里。自是顯名。由令守官至太尉。同上

貺已死而猶訟其非辜。恤其妻子。篤于公義。終始如一。其為嗇夫。治行必有可觀。第五倫識之于風塵。不爽也。

周章字次叔。南陽隨人。為郡功曹。大將軍竇憲免。封

冠軍侯就國。章從太守行春。到冠軍。太守猶欲謁之。章進諫曰。今日公行春。豈可越儀私交。剖符大臣。千里重任。舉止進退。其可輕乎。太守不聽。遂便升車。章前拔佩刀。絕馬鞅。乃止。及憲被誅。公卿以下多以交關得罪。太守幸免。以此重章。舉孝廉。歷位司空。同上

趨承權貴。惟恐不及。為官者類然。況于吏乎。周君以正義責其太守。後竟以此免禍。其識遠矣。剖符千里。居之者不自重。而屬吏兢兢焉惜之。此其所以終為大臣也。

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為郡功曹。太守鄧融為州所奏。范知事譴難解。欲以權相濟。乃托病求去。東至洛陽。變姓名。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

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也范訶之曰君困厄瞀亂邪語遂絕恐人知之偽為不相識者可止之不復接談也融繫出困病范隨而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至南陽葬畢乃去後辟公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顯宗大怒召范詰責范叩頭曰臣愚戇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帝貴之由是顯名舉茂才數月再遷為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爇火營中虜遥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由此不敢向雲中後頻歷郡守隨俗化導各得治宜遷蜀郡太守其俗尚文辯好相持短長范每厲以淳厚不受偷

蔣之說成都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作如字）以防火災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為便乃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音做）平生無襦今五袴（同上）

（漢世最重名節屬吏之于府主分若君臣情同師友交有患難周旋蹈死勿顧者後世相承以貌相御以術苟一日失其官則羣吏視之若路人矣如叔度諸人之風真堪砥礪薄俗也）

楊終字子山成都人年十三為郡小吏太守奇其才遣詣京師受業習春秋顯宗時徵詣蘭臺拜校書郎與班固賈逵等於白虎觀論考五經同異受詔刪太史公書為十餘萬言兄鳳為郡吏太守廉范為州所考遣鳳候終（以終有才望求為之計也）終為范游說坐徙北地詔

貢還故鄉。後徵拜郎中。同上

以郡小吏而有奇才。自是有用之器。所少者繆書耳。太守遣之從師受業。習春秋。遂致列儒林之選。操筆削之權。為官辨究。得是非之公。為足獲讙。亦仁者之過。無非其窮經稽古之致也。然則吏而有才。其讀書尤不可少哉。

鍾皓。字季明。潁川人。為郡著姓。世善刑律。皓以篤行稱。同郡陳寔。年不及皓。皓引與為友。皓為郡功曹。會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聞之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皓及荀淑並為士大夫所歸慕。李膺嘗嘆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同上

鍾姓世善刑律。至皓以篤行稱。其為郡功曹。亦必明于刑律。不尚深刻。善于平反者也。觀其臨辭薦

代。惟在仁恕忠厚之陳寔。而李膺亦有至德可師之歎。孰謂司刑律者。遂有傷于厚德耶。吏之習刑律者。當以皓為法。

陸續吳人。字智初。仕郡戶曹史。時歲荒民饑困。太守尹興使續于都亭賦民饘粥。續悉簡閱其民。訊以名氏。事畢。興問所食幾何。續因口說六百餘人。皆分別姓名。無有差謬。興異之。刺史行部見續。辟為別駕從事。以病去。還為郡門下掾。是時楚王英謀反事連尹興。徵詣廷尉獄。續與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勳。詣獄就考。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至京師。無緣與續相聞。但作饋食付門卒以進之。續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相見。故泣耳。使者大

愬以為獄門吏卒通傳意氣續曰因食餉羹識母所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使者問何以知母所作續曰母常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是以知之使者陰嘉之上書說續行狀帝即赦興等事還鄉里長子稠廣陵太守有理名中子逵樂安太守少子褒力行好學不慕榮名連徵不就同上

于爾闕饑民見其才于辯證太守見其義于泣對母食見其孝雖終于掾史而百世之下猶令人咨嗟歎息想慕其人也

雷義字仲公豫章鄱陽人初為郡功曹擢用善人不伐其功嘗濟人死罪臯者後以金二斤謝之義不受金主伺義不在默投金于承塵施于屋上以承塵土者上後葺

理屋宇。乃得金。金主已死。無得復還。義乃以付縣曹。後舉孝廉。拜尚書侍郎。有同時郎坐事當居刑作。義默自表取其辠。以此論司寇。同臺郎覺之。委位自上乞贖義罪。順帝詔皆除刑。義歸舉茂才。讓于同學友陳重。刺史不聽。義遂佯狂被髮走。不應命。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三府同時俱辟二人

上同 濟人死罪。本無望報之心。罪者酬之以金。至默投于屋間而去。意亦誠矣。及得金之日。而其人已死。不得已而受。于義無傷也。竟付縣曹。若斯者方是一介不取。誠心為善。不但吏胥中罕有其儔。即此大夫亦不多覯耳。

仇覽字季智。陳留考城人。少為書生。淳默。鄉里無知

者。年四十。縣名補吏。選為蒲亭長。勸人生業。為制科令。至于果菜為限。雞豕有數。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群居就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恤窮寡。期年稱大化。覽初到亭。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鄉邑為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鳲梟哺所生。同上

十果曰。亭長之職。與今之圖書總甲等耳。而意在勸人為善。卒能使不孝者感悟。復歸于孝。居然以興行教化之益矣。彼托身公門者。其可以導人為善。當更易于亭長。奈何不以此為勸善之地。而徒以為漁利之藪也。

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其先三世為郡吏。並仗節

死難。嘗少修操行。仕郡為戶曹史。上虞有寡婦至孝養姑。姑年老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乃誣婦鴆其母。列訟縣庭。嘗知枉狀。備言于太守。太守不為理。嘗哀泣謝病去。婦竟冤死。郡中連旱二年。後太守殷丹到官訪問其故。嘗詣府具陳寡婦冤誣。丹即刑訟女而祭婦墓。天應澍雨。穀稼以登。嘗後為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先時宰守竝多貪穢。珠遂徙于交阯郡界。嘗到官。革前弊。求民病利。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為神明。被徵當還吏民攀車請之。嘗不得進。乃載鄉民船夜遁去。隱處窮澤。身自耕傭。隣縣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餘家。

同上

三世死節已難。三世為吏而死節。尤史冊所罕見也。嘗之為吏。以申寃理枉為汲汲。至以去就爭之。此知有公。不知有私者也。其居官也。廉靜愛民。異蹟表著。如嘗者。可謂世濟其美者矣。

魯恭字仲康。扶風人。有至性。年十二。喪父。號慟。喪禮過成人。待弟丕友愛。恭欲先就丕名。託疾不應舉。丕舉後。乃為郡吏。謙遜不為名高。勤習吏事。言動不苟。後拜中牟令。專以德化民。不任刑罰。民有爭田者。守令不能決。恭為平理。皆退而自責。以田相讓。教化大行。吏人懷服。蝗不入境。雉不怛人。童子不攫生。號稱三異。徵為侍御史。遷光祿勳。選舉清平。京師貴戚。莫能枉其正。同上

為吏而不為利動。已是難事。今并不求名高。其立心可謂純正矣。吳曰。中年之化。有以孚童豎而格昆蟲。皆由于此。

任延為武威太守。自掾史子孫皆令詣學受業。復其徭役。章句既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士。同上

掾史子孫。所耳聞目見。無非刑名法律之事。故才者習于深文。不肖者作奸犯科。無所不至。不復知仁義忠信為何事矣。任公皆令詣學受業。正欲以詩書漸其善氣也。豈徒慕儒雅之虛名乎。

王渙字稚子。廣漢郪人。少好俠。任氣力。晚而折節敦儒學。習尚書。讀律令。畧舉大義。為太守陳寵功曹。當職割斷。不避豪右。寵風聲大行。和帝問寵曰。在郡何以為理。寵頓首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主簿鐔顯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而已。渙由此顯名。舉茂

材除溫令。縣多姦猾積為人患。渙以方略誅之。境內清夷商人露宿于道終無侵患。為洛陽令。以平正居身得寬猛之宜。其冤嫌久訟歷政所不斷決理所難平者。莫不曲盡情詐。靡塞群疑。病卒百姓致奠以千數。喪歸。經弘農。民庶皆設槃案于路。詔以其子為郎中。鐔顯後亦知名。安帝時為豫州刺史。天下饑荒競為盜賊。州界收捕萬餘人。顯愍其困窮輒擅赦之。因自劾奏。有詔勿理。後至長樂衛尉。同上

古以任用功曾為賢令以聽信吏胥為戒。非特勢有不同。吏胥之賢不肖。相去懸殊耳。稚于公平正真自其為吏而已然矣。令之吏胥尚有公平正直如稚于者。豈非官司之所樂得任用者哉。官司得一公平正直之吏。何患不能坐致治理哉。然則使官司不敢任吏。而防關惟怨不千[illegible]。固非盡官司

之故也。

第五訪，字仲謀，京兆長陵人。少孤貧，常傭耕以養兄嫂。有閒暇，則以學文。仕郡為功曹，察孝廉，補新都令。政平化行。三年之間，隣縣歸之，戶口十倍。遷張掖太守。歲饑，粟石數千。訪乃開倉賑給以救其敝。吏懼譴，爭欲上言。訪曰：若上須報，是棄民也。太守樂以一身救百姓。遂出穀賦人。順帝璽書嘉之。由是一郡得全。官民並豐，界無姦盜。遷護羌校尉，邊境服其威信。同上

開倉賑饑。不惜一身以救百姓。其任事之勇。皆勤于心之所不容已也。具此一副熱腸。其為功曹時利濟當復不少。

童恢，字漢宗。琅邪姑幕人。少仕州郡為吏，司徒楊賜

閒其執法廉平乃辟之及賜被劾當免掾屬恐拔刺去恢獨詣闕爭之及得理掾屬恐歸府恢杖策而逝由是論者歸美復辟公府除不其令吏人有犯輒隨方曉示若稱職行善者皆賜酒肴以勸勵之耕織種收皆有條章一境清淨牢獄連年無囚比縣流人歸化徙居二萬餘戶吏人為之歌頌青州舉尤異遷丹陽太守同上

趨炎附勢人情類然吏胥尤甚當府主有事之時人去之惟恐不速童獨挺身營救及事既得白舊吏稍稍復來而童竟飄然遠引此種節概當與魯仲連一輩人頡頏千古也

吳良字大儀齊國臨淄人初為郡吏歲旦與掾史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諂太守稱功德良于下坐

勃然進曰。望佞邪之人。欺諂無狀。願勿受其觴。太守歛容而止。讌罷。轉良為功曹。耻以言受進。終不肯謁。後還司徒長史。每處大議。輙據經典。不希旨偶俗。以徼時譽。同上

大凡掾吏率多諂事長官。且惟恐長官之不受之諂也。吳君侃侃數言。足以愧邪佞之心。而振士夫之氣。異日立剛風采。即此可見。

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少好黃老書。兄為縣吏。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即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為廉潔。同上

惟恐兄之以贓敗。而身為傭作以給其求。卒能感悟兄心。改行自好。此千古悌弟也。為吏坐贓。終身

捐棄。此言至為痛切。今之胥吏。無不嗜利者。當以此二語時懸心目間。

樂恢字伯奇。京兆長陵人。父親親名為縣吏。得罪于令。令殺之。恢年十一。俯伏寺門。晝夜號泣。令矜之。即解出親。恢長好經學。篤志為名儒。性廉直介立。行不合己者。雖貴不與交。仕本郡吏。太守坐法誅。故人莫敢往。恢獨奔喪行服。坐罪。歸復為功曹。選舉不阿請託。無所容。同郡楊政數衆毀恢。後舉政子為孝廉。由是鄉里歸之。辟司空牟融府。會第五倫代融為司空。恢以與倫同郡。不肯留。諸公多其行。連辟之。皆不應。後徵拜議郎。將軍竇憲出征匈奴。恢數上書諫爭。朝廷稱其忠。同上

恢平十一而能號泣救父。其至性有過人者。平生剛方正直之槩。皆自踐履篤實中。醞釀而出。豈好為名高者哉。

袁安字卲公。汝南人。為縣功曹。為人嚴重有威。見敬于州里。奉檄詣從事。從事因安致書于令。安曰。公事自有郵驛。私請則非功曹所傳。辭不肯受。從事懼然而止。後舉孝廉。除陰平長。所在吏人畏而愛之。拜楚郡太守。出寬繫者四百餘家。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為司徒數年。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未嘗不噫嗚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子孫世為三公。同上

為人致書。似無關于大節。而斷然不苟如此。平日豈有受請託。通貨賂。以營其私者哉。後為司徒。正

色立朝。乃心王室。天子大臣。皆倚以為重。
可謂社稷之臣矣。何掾史中之多人能也。

种暠字景伯。河南洛陽人。為縣門下史。父有財三千萬。父卒。暠悉以賑卹宗族及邑里之貧者。其有進趣名利。皆不交通。時河南尹田歆外甥王諶名知人。歆謂之曰。今當舉孝廉。欲用一名士。以報國家。爾助我求之。明日諶送客于大陽郭。遙見暠異之。還白歆曰。為尹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史也。歆笑曰。當得山澤隱滯。近洛陽吏耶。諶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歆即名暠于庭。辯詰職事。暠辭對有序。歆甚知之。名署主簿。遂舉孝廉。辟太尉府。為益州刺史。暠素慷慨。好立功立事。在職三年。宣恩遠夷。開曉殊俗。

岷山雜落皆依服漢德。轉遼東太守。擢度遼將軍。入為司徒。覺并涼邊人。咸為發哀。匈奴聞嵩卒。舉國傷惜。單于每入朝賀。輒見墳墓。輒哭泣祭祀。司上

異士不在山澤。而于門下小吏中得之。足為齊曹生色。人果抱負非常。何患風塵中無物色之者耶。考其得力。無非自輕財重義四字中來。

彭修字子陽。會稽毘陵人。仕郡為功曹。始年十五時。父為郡吏。得休。與修俱歸。道為盜所劫。修困迫。乃拔佩刀前持盜帥曰。父辱子死。卿不顧死耶。盜相謂曰此童子義士也。不宜逼之。遂辭謝而去。鄉黨稱其名。太守以微過收獄吏。將殺之。主簿鍾離意爭諫甚切。太守怒掾史莫敢諫。修排閤直入。拜于庭曰。明府發

雷霆於主簿請鬪其過。太守曰。受敎三日。初不奉行。廢命不忠。豈非過耶。修因拜曰。昔任座面折文侯。朱雲攀毀欄檻。自非賢君。焉得忠臣。今慶明府為賢君。主簿為忠臣。太守遂原意罰。貰獄吏罪。後州辟從事。賊張子林等數百人作亂。修與太守俱出討賊。賊交射之。飛矢雨集。修障扞太守。為流矢所中死。太守得全。賊素聞其恩信。即殺弩中修者。餘悉降散。言曰。自為彭君故降。不為太守服也。同上

始遇盜而得全。後遇盜而竟死。何遭逢之不幸也。觀其落落數言。悟太守于盛怒之下。其才識有大過人者。身雖被害。而賊徒感動。因以降散。功亦不小矣。

戴就字景成。會稽上虞人。仕郡倉曹掾。揚州刺史歐

陽參奏太守成公浮贓罪。遣部從事薛安收就于錢唐縣獄。幽囚考掠。五毒參至。首與手足皆施刑具也。就慷慨直辭。色不變容。主者以狀白安。安呼見就。謂曰。太守罪穢狼籍。受命考實。君何故以骨肉拒扞耶。就據地答言。太守剖符大臣。當以死報國。卿雖銜命。固宜申斷冤毒。奈何誣枉忠良。强相掠理。令臣謗其君。子證其父。就死之日。當白之于天。與群鬼殺汝于亭中。安深奇其壯節。即解械。表其言辭。解釋郡事。徵浮還京師。太守劉寵舉就孝廉。光祿主事。病卒。同上

就于太守。未必有知已之感。而為之備受五毒。窮極酷慘。始終無撓。此必有見于太守之被誣。不敢愛一身以汙官長也。看作不畏刑掠。不過强得之豪徒。看作主持公道。誠哉仗義之奇士也。為府吏

者。可以書矣。

順帝時。吳祐為膠東王相。嗇夫孫性。私賦民錢。易衣以進其父。父怒曰。有君如此。何忍欺從。歸伏罪。性慚懼。詣閤持以自首。祐屏左右問故。性具陳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汚辱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父。遂以衣送之。同上

孫性之私賦民錢。非為父易衣。與好貨財。私妻子者過別。所以一聞父命。即悔罪。然後亦見孝弟之人。易于自新也。至世俗遇子弟以財物上其父兄者。但知喜悅。安問物所從來。性父之怒。可謂教以義方矣。

後漢鄭產。零陵人。為白土鄉嗇夫。時民家產子。一歲輒出口錢。以故貧家鮮有舉子者。產勸百姓勿殺子。

口錢皆為代出。郡縣具以聞。上錢因得免。致伯上白吏生鄉。楚國先賢傳代出口錢。猶屬利齊之常。民間因此而不發其王且復得免口錢。其利濟豈復可量。嗇夫之一條甚微產為此舉蓋見夫一己之窮之不足惜而一鄉之赤子深可憫也。致白土為吏生鄉。流澤千載。足稱不朽矣。

李郃。字孟節。為漢中郡戶曹掾。時大將軍竇憲內妻郡國俱往賀。漢中太守亦欲遣使。郃諫曰。竇氏恣橫危亡可立俟矣。願明府勿與通。太守固遣。郃乃請自行。故所在遲留以觀其變。行至扶風而憲已誅。諸交通者皆連坐。唯太守以不預得免。後漢書姑則力諫。繼則自行。委曲以全其太守。何識之遠而義之篤也。自來吏胥于官。遇此等事。承命恐微

而已。如此者有幾人哉。

後漢張壽字伯禧涪人。少給縣丞楊放家。為楊放家給事小史。放為梁賊所得。求之。積六年始知其生存。乃賣家鹽井得三十萬市馬五匹往蜀求放道。為羌所刦掠盡乃單身詣賊涕泣自說賊遣放隨還。壽復為郡掾章平賦役遷功曹吏徙五官掾卒。梓潼士女志

似此忠于所事不避艱險其為掾吏也必不肯見利違義虛偽以欺其上者也。

陳禪字紀山。巴郡安漢人。仕郡功曹。舉善黜惡為邦內所畏。察孝廉。州辟治中從事。時刺史為人所上告首也。受納贓賂。禪當傳考。無他所齎。但持喪斂之具而已。及至。笞掠無算。五毒畢備。禪神意自若。辭對無變

事遂散釋車騎將軍鄧騭。聞其名而辟馬嚴茂才。時漢中蠻夷反畔以禪爲漢中太守。夷賊素聞其名聲即時降服。後爲司隸校尉。後漢書

此與陸續戴就諸人行事相同而後之成名遠著尤卓有樹立也漢世功曹掌選用人才皆能舉善默惡爲邪內所畏令雖無其權而是是非非不假私以害公亦未始不可以服人耳

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爲丞相府史。性不好爭。有人認其馬卓曰子失馬幾時。曰。月餘。茂知其謬默解與之挽車而去。後馬主得馬。送還亦納之。爲密縣令。視民如子道不拾遺。後官至太傅。封侯。子戎。大中大夫。崇嗣。大司農同上

吏胥倚恃官勢平日擾人財物多矣茲明知人之誤認其馬而默解與之絕不一較何相去之懸

絕也。即此一端，其居心長厚，德量寬宏，已可槩見。為令而愛民如子，道不拾遺，皆其厚德之所感也。福祿之延世，宜哉。

胡廣字伯始。華容人。少孤貧。親執家苦。親作家中勞苦事也。長大隨輩入郡。為散吏。太守法雄之子真。頗知人。從家來省其父。會歲終應舉。雄勑真助其求才。因大會諸吏。真自於牖間密占察之。乃指廣以白雄。遂舉孝廉。既到京師。試章奏為天下第一。旬月拜尚書郎。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六帝。禮任甚優。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為太傅。所辟命皆天下名士。時人榮之。年八十二薨。同上

伯始為小吏。無所表見。太守之子。從牖間密察之。遂舉孝廉。其必有鎮靜不同流俗者也。其後由散

吏而擢大科事六帝歷三公富貴福澤無與為比豈非其厚德之所致耶

韓稜字伯師潁川舞陽人初為郡功曹太守葛興中風病不能聽政稜陰代興視事出入二年令無違者興子常發教欲署吏稜拒執不從由徵辟五遷為尚書令以才能稱肅宗特署其名以楚龍淵寶劍賜之竇憲擊北匈奴有功還為大將軍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稜正色以為不可而止在朝數薦舉良吏皆有名後為司空薨同上

以功曹而代太守事二年任專權重在常情必驕恣自用惟所欲為乃太守之子欲署一吏而不肯狥以私則二年中事事奉公不苟可知也其後正色立朝維持廉恥剛方之槩益終身一節矣

陳寔字仲弓潁川人少為吏給事縣庭有殺人者同

縣楊吏。疑是寔。縣官遂逮繫寔考掠無驗。乃出之。及為督郵。寔反密託許令。禮召楊吏。由是遠近咸歎服焉。轉功曹。除太丘長。約己清靜。百姓安焉。本司行部吏慮有訟者。白寔欲禁止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將何申。宋可。亦竟無訟者。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寔乃獨往弔焉。後捕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寔在鄉閭。平心率物。有爭訟。輒求判正。至乃歎曰。寧為刑罰所加。勿為陳君所短。有盜夜入其室。寔起自整拂。呼子孫訓戒之曰。夫人不可不勉。不善之人未必皆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是矣。盜大驚。自投于地。寔徐譬之曰。視

君狀貌不似惡人。此當由貧困故。因贈以絹二匹。及黨錮解。每三公缺。連徵不起。卒年八十四。海內赴弔者三萬餘人。同上

陳仲弓居鄉則以誠感人。為吏則以德報怨。居官則約己安民。申理寬抑。是一生以忠厚之心行方便之事。故禍患不侵。終其身享忠厚之報也。今人一充吏輒思遇事生風。雖睚眥必報。以逞在官之勢。要聞仲弓之風。能不愧乎。

許劭字子將。汝南人。初為郡功曹。太守徐璆甚敬之。府中聞子將為吏。莫不改操飾行。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徒甚盛。將入郡界。乃謝遣賓客曰。吾輿服豈可令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曹操微時常卑辭厚禮。求為己目。為之品題也。劭鄙其人而不肯對。

操乃伺隙脅劭。劭不得已。曰。君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操大悅而去。劭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同上

許子將一郡功曹耳。未嘗有賞罰予奪之權。而能使其聞者改操飾行。當時姦雄如袁本初。曹孟德。皆畏其指摘。以一言之品題為重。若此。其平昔之端方正直。可想見矣。人苟能言規行矩。雖為吏也。何懼不為人所信服耶。

魏咸熙元年。鍾會伏誅。會功曹向雄收葬會屍。司馬昭名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今會為叛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於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卜其功罪而

後收葬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于下。以此訓物。不亦可乎。昭從與宴談而遣之。

綱曰不忘府主之恩。冒死收葬。忠義皎然。其言當理切情。不卑不亢。故雖嘉雄聽之。亦能轉怒為喜也。

晉應余字子正。為郡功曹。是時吳蜀不賓。山民皆叛。余與太守東方褒併力得出。賊便射褒。余以身當箭被七創。因謂賊曰。我以身代君（指太守）已被重創。若身死君全。殞歿無恨。因仰天號泣淚下如雨。賊見其義烈。釋褒不害。楚國先賢傳

患難之際。太守不能自全而功曹能全之。皆由平日積誠。可以化暴而免難。不在勢位之有無也。功曹可謂不負太守矣。

陶侃字士行。尋陽人。早孤貧。為縣吏。嘗監魚梁。以一坩（音堪土器）鮓（音作魚藏）遺母。母封鮓及書責侃曰。爾為吏。以官物遺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矣。以范逵薦為郡督郵。領樅陽令。有能名。後以軍功封侯。為江夏太守。侃備威儀。迎母官舍。鄉里榮之。侃破杜弢。平王敦。威名日盛。累遷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蘇峻作逆侃為盟主。討平之。封長沙郡公。都督八州軍事。年七十六。謚曰桓。侃性聰敏。勤于吏職。恭而近禮。愛好人倫。終日斂膝危坐。閫外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于時。死無聞于後。諸參佐或以

談戲廢事者。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之江。吏將則加鞭朴。曰。㩗蒱者牧豬奴戲耳。君子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為宏達耶。在州無事。輙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如此。有奉饋者。皆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倍之。若非理得之。則切厲訶辱。還其所饋。在職四十一載。百姓勤于農殖。家給人足。數千里中。道不拾遺。郢楚閒刊石畫像以祀之。晉書

為吏而不私一錢。則大者可知。厥後身處富貴。奉饋者必問其所由。原之廉。皆母教之于為吏時者也。蹟其功業炳赫。謀無不成。動無不利。得力總在一勤。寸陰之喻。蒱博之戒。誠苦口之良藥矣。為吏

者既學其廉。又法其勤。何患不能遠到哉。

晉陳留為大郡。號稱多士。琅琊王澄行經其界。太守呂豫遣小吏迎之。澄問曰。此郡人士為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二人皆陳留名士。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澄以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耶。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位。澄到郡。以吏言謂豫曰。舊名此郡有風俗。果然。小吏亦知人如此。同上

衡鑒者當以人重。不當以位重。為小吏而平日留意人才。不慕權位。識高王澄一等矣。惜姓氏之不傳也。

褚䂮音略河南陽翟人。有局量。以幹用稱。嘗為縣吏。事有不合。令欲鞭之。䂮曰。物各有所施。榱椽之材。不合

以為藩落也。願明府垂察。乃捨之。家貧辭吏。年垂五十。鎮南將軍羊祜言于武帝。始被升用。官至安東將軍。同上

胥吏之小有才者。未有不以迎合官府為能者也。諸君素稱幹用。而致觸令之怒。其不肯以是為非。阿諛取悅可知矣。大器終當晚成。自比榛楛。豈虛語哉。

劉卞。字叔龍。東平須昌人。本兵家子。少為縣小吏。質直少言。功曹夜醉。如廁。使卞執燭。卞不從。功曹銜之。以他事補亭子。守亭傳者。如令之驛卒。有祖秀才者在亭中。與刺史箋。久不成。卞教之數言。卓犖有大致。祖稱之於令。即名為門下史。使就學。從令至洛。得入太學。為尚書令史。至并州刺史。所歷皆稱職。同上

以兵家子而通文墨。其始學可知。不為功曹執斲。又見其風骨之矯矯也。其後卒以學受知。得大展其所學。可見人惟懼其不知學耳。不懼其屈于下吏。為人所辱也。

易雄字興長。長沙瀏陽人。少為縣吏。自念卑淺。無田自達。乃脫幘(幘冠也)挂縣門而去。習律令及施行故事。州里稱之。仕郡為主簿。至舂陵令。王敦之亂。雄馳檄遠近。列敦罪惡。募衆千人。督率捍禦。力屈被害。意氣慷慨。神無懼色。同上

吏而不學。則碌碌一胥史耳。豈能有所表見耶。易君之挂冠而去。非薄之不為。正欲一意講習。為致用之具也。古人自待之厚。不肯苟且浮沉若此。他日忠義奮發。就死從容。其得力于學問者深矣。

涼張寔下令所部民吏。有能舉其過者。賞以布帛羊米。賊曹佐隗瑾曰。明公為政。事無巨細。皆自決之。群

下畏威受成而已如此雖賞之千金終不敢言也謂宜少損聰明延訪群下使各盡所懷然後采而行之則嘉言自至何必賞也寬悅從之綱目

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況胥曹中儘有通達義理之人特以素習巧詐不能取信于長官故長官不復顧問而吏亦以中有所飭不敢保保直諫若立身端正平日無作姦犯法之事遇有可以匡其政治者亦何異而不言雖有自用之長官當必為之虛心聽受矣